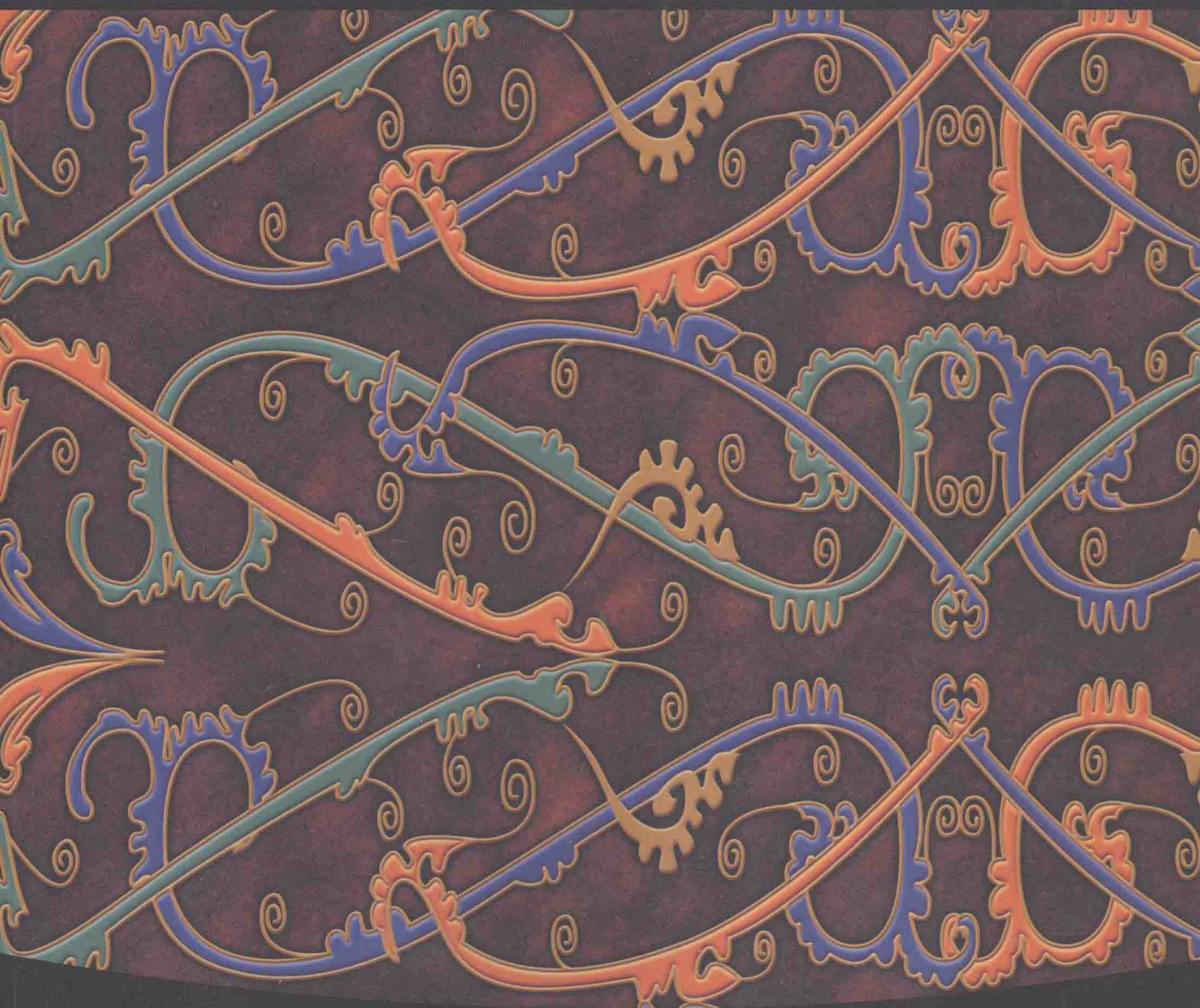


文子新論

丁原植◎著



文子新論

丁原植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子新論／丁原植著．--初版．--臺北市：

萬卷樓，民 88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739-239-3(平裝)

1. 文子-研究與考訂

121.369

88013706

文子新論

著 者：丁原植
發行人：許鈺輝
出版者：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67 號 14 樓之 1
 電話(02)23216565・23952992
 FAX(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 站 網 址：<http://www.wanjuan.com.tw/>
E-mail：wanjuan@tpts5.seed.net.tw
經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0 巷 30 弄 25 號
 電話(02)27999490
 FAX(02)27995284
承印廠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定 價：600 元
出版日期：民國 88 年 10 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739-239-3

自序

“文子研究”的課題，是我 1995 年以來從事的哲學研究工作。其中包括三個部份：第一部分是關於文子哲學思想與史料問題的論述；第二個部份是對於《文子》資料的探索；第三個部份是對於《淮南子》與《文子》對應的考辨。

在我實際進行的程序上，是由第二個部份開始著手的。《文子》一直被當作是偽書，早被士人所忽略，一般哲學思想史的著作中，絕少提到《文子》或文子。1973 年在河北省定縣（現改為定州）的漢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簡，據發掘報告稱，其中有部份殘文可對應今本《文子》的文字。這證明《文子》並非後人所偽造，而確實是古典哲學的重要史料。由於偶然的機緣，我嘗試著進行《文子》的研究工作。首先，我必須將《文子》與《淮南子》相對應的部份，比對出來。今本《文子》共有近四萬字的資料，其中有四分之三均見於《淮南子》。可是要把《文子》各章的文字，一一從《淮南子》的資料中找尋出來，這是件相當費力的事情。經過半年的時間，勉強梳理出二者文字對應的部份。

雖然竹簡《文子》已在 1973 年出土，但是這批竹簡的釋文經過了二十幾年仍未公佈。我從本校中西文化中心研究專案中，申請了“文子研究”的計畫。經過前校長李振教授的核可，吳宏安、陳福濱兩位主任的協助，更透過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李學勤所長的幫助，商請河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在《文物》雜誌公佈釋文。釋文公佈後，本校即召開了“文子與先秦哲學研究兩岸學術研討會”。為準備 1996 年一月的此項會議，我嘗試進行第一部分的研究，撰寫了兩篇不太成熟的小文，在大會上發表。

由於逐漸發現，《文子》的資料與文子其人，在道家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文子極可能是承繼並發展了《老子》思想的早期道家重要人物。從 1996 年起，我繼續《文子》的研究工作，試圖對這個問題獲得進一步的釐清與說明。《文子》被後人忽視的原因，就是由於它的“駁雜”，而其中與《淮南子》的關係難以分辨，從表面上來看，它極似抄襲了《淮南子》的資料雜湊而成。因此，為了深入辨析《文子》資料的問題，我需要再從《淮南子》的角度，重新思索它與《文子》的關係。我開始進行第三部分的工作。

我將《淮南子》中十七篇內容¹，比對著見於《文子》的文字，分篇加以考辨。令人感到吃驚的是，一般認為資料完整的《淮南子》一書，似乎是雜亂的。而部份見於《文子》文字的句序，卻遠勝過《淮南子》。《淮南子》書中一些訛誤的字詞，在《文子》的相應資料中卻保持著正確的字形。但這並非說明《淮南子》抄襲或引用了《文子》的資料。可對應竹簡《文子》的今本《文子》章節，幾乎全不見於《淮南子》，或至少不像一般均大段相似的情形。這使我發現，《文子》與《淮南子》二書極可能並不存在相互抄襲的問題。

我們同時發現，成書於南北朝時期的《劉子》一書，其中大量引用了《淮南子》的資料。但其中卻有部份與《淮南子》文字有異，而與今本《文子》相近者。透過研究，可確定《劉子》書中並未引用《文子》²，因此，《劉子》所見的《淮南子》文本，與今日通行者不同。我們認為：見於今本《文子》中的《淮南子》資料，應當屬於《淮南子》別本的殘文。今本《文子》並非抄襲《淮南子》，而是此種《淮南子》別本殘文的混入，經由後人編輯而納入到《文子》的章節之中。

於是，我再回到第一部份的研究上去，陸續寫出論述《文子》與文子的相關小文，而輯為《文子新論》一卷。同時也將其他兩部分的研究，編為《文子資料探索》與《淮南子與文子考辨》兩卷。

有許多跡象顯示，今本《文子》是隋唐之前，道教人士所編輯的文本。《文子》古本可能一直流傳至南北朝時代，這種文本是否就是竹簡《文子》原先的資料，或是說班固所見九卷本的《文子》，是西漢後期所編輯，其內容要多於竹簡《文子》，這些問題我們在後文《文子新論》中，均嘗試作了些說明。現在，我們比較可以掌握以竹簡《文子》思想為中心的一些今本《文子》中的資料³，這對於探討道家發展中此一被遺忘的重要環節，或許可提供些初步資料的線索。

透過這些研究，初步可以確定以下幾點：

¹ 今本《淮南子》有二十一篇，但其中〈天文訓〉、〈地形訓〉、〈時則訓〉與〈要略〉篇，並無文字見於《文子》。

² 參閱本書〈《劉子》、《文子》與《淮南子》〉。

³ 參閱本書附錄二。

- 一、文子確實是與《老子》思想關係密切的道家早期人物。雖然他不必然如班固所言是老子的弟子，但應屬於《老子》思想的嫡傳發展。他更可能首先將《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完成了人文性規劃的轉折。這與後來漢人所稱的黃老之學的哲學探索方向，是一脈相傳的。如此來看，或許文子就是開啟黃老之學的關鍵人物。
- 二、在《文子》書中仍有許多解《老》資料的殘文，尤其〈上仁〉篇第十二章，則完整地保存了解釋《老子》第十五章經文的重要解《老》資料。在整理郭店竹簡《老子》時，我們發現戰國初期《老子》的文本可能是多元的，而在各地域文化圈中，似曾出現對《老子》經義不同的闡釋。《文子》中此類的資料，即可能說明文子實際上發揮著《老子》正統經義的解釋⁴。
- 三、文子之後，應有文子學派的發展。此一學派不但與三晉地區的思想交互影響，似乎也與江、淮之地的楚境的學術有所交流。今本《文子》中保存此派思想的史料，其中有不見於今本《淮南子》者，有直接影響《淮南子》一書撰寫者。
- 四、今本《文子》中保存了一些重要先秦思想史料，其中關於道家形名之說，與道家傳承的解《易》的資料，尤為珍貴。由於前人忽視了《文子》的價值，因而未曾利用這些重要文字的內容，來探索先秦思想的發展。關於這些資料的意義，需要我們深入的加以分析與研究。
- 五、竹簡《文子》所顯示的思想，似乎與晉學的關係很密切。但這卻不是以晉法家為特徵的晉學。我們認為在春秋戰國之際，周王畿的史官應仍保持著重要思想的傳承。老子據稱曾為周柱下史，而文子也被稱為老子弟子，同時也有傳言，文子是辛鉏，屬辛氏家族後人，而辛氏家族世代為史官。雖然這些傳說不盡可靠，但其中似乎透露著周史官對於古典哲學的肇始，或許曾起著重要的作用。這是我們以前所忽視的一個線索，仍值得特別注意。

“文子研究”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需要感謝許多人士的協助。首先，由

⁴ 參閱拙著《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1998年9月，萬卷樓出版社。

於李振教授積極推動兩岸學術的交流，才使得我們對於出土思想文獻的研究有聯繫的可能。透過吳宏安、陳福濱兩位主任的協助，兩岸文子的會議才能召開。李學勤教授的熱心幫忙，竹簡《文子》的釋文才能公佈。對於這些先生，致以無比的敬意與謝忱。並衷心感謝郭黎華副教授，馬芸、巫建立同學仍不辭辛勞，負責拙著文稿的整理與校對。同時，我也要向四川大學魏啟鵬教授致謝，在不斷函電的聯繫中，他不但提供了對於相關問題探討的線索，也替我解答了許多困惑的疑問。最後仍要感謝內人劉去徐女士，三年多來為照顧我的生活所付出的時間與心力。

丁原植

1999年8月

於台灣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目 錄

自序

第一篇 《文子》一書與文子其人 1

第二篇 定州竹簡《文子》新探 29

第一章 定州竹簡《文子》解析 31

第二章 竹簡《文子》哲學思想 57

第三章 竹簡《文子》的人文探索結構 77

第三篇 文子與老子的思想傳承 95

第一章 《文子》引《老子》考略 97

第二章 文子與解《老》傳承 185

第四篇 《文子》思想史料研究 217

第一章 《文子》哲學史料探析 219

第二章 《劉子》、《文子》與《淮南子》 247

第五篇 《文子》與先秦哲學發展 263

第一章 先秦“道原”問題與《文子》 265

第二章 “精誠”觀念與《文子》思想 295

第三章 《老子》自然觀念與文子 315

第四章 宇宙論與先秦哲學的宇宙觀念 341

附錄 3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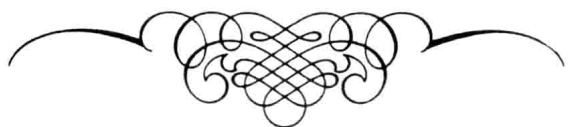
附錄一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 361

附錄二 《文子》古本資料試編 373

參考書目 395



第一篇
《文子》一書與文子其人



一、 關於文子其人的問題

就目前資料，首先將文子其人與《文子》一書關連起來，並有所說明的，是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其著錄“《文子》：九篇”條目下，自注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此條注文指出，文子為老子弟子，而活動的時代與孔子同時，屬於春秋末葉人物。

今本《文子·道德》第二十章有“文子與平王”的對話，班固可能認為“平王”即周平王，或者他所見《文子》文本中，記有文子與周平王間的問答。由於平王與文子二人，生活年代相距極遠，因此，班固針對這種“平王與文子”二人問答的體例，自注曰：“似依託者也”。這並不是說，《文子》一書是後人依託的著作。但文子除班固所稱為老子弟子外，他究竟是何人？他生於何地？與當時學術活動有何關連？班固並未說明。

先秦典籍並未說到文子與老子的關係，只有《韓非子·內儲說上》中提及文子與《文子》一書，曰：“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並說：“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今本《文子》並無此項資料的記載，也無“獸鹿”之說。僅此孤證，雖難以確認《韓非子》所稱的文子，即班固所言老子弟子的文子。但《韓非子》此處所表達的內容，不但與《老子》的經文有關，也與今本《文子》多處思想相近。因此，若從思想的發展來看，二者間或有某種先後影響性的關連。《老子》第三十六章曰：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

此處所說的“國之利器”，指處置國家之事的操持，而《老子》稱之為“微明”。“微”指“隱蔽”，“明”指“彰顯”，“微明”意謂：作為一切彰顯的隱蔽根基。這個根基之理，就是“柔弱勝剛強”。因此，治國的“利器”，也就是“利國之器”，在於把握以柔弱的復歸來統攝一切展現之隱蔽的涵容。

《韓非子》所載錄“文子”之言，是以“賞罰之道”為“利器”，並說“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賞罰之道”，並非指成文之法，它同樣是一種治國的操持。它很可能是推衍《老子》的“微明”思想。“賞罰之道”是以“微明”的觀念為基礎，更明確、具體地指出“利器”的形式。也就是在“微”的把握中，以“賞罰”的方式處置國家之事所彰顯的“明”。這與戰國政治環境的演變是相契合的。

《文子》書中有多處直接提到“治國”問題，其中〈上仁〉篇第四章，可能與《韓非子》此處所引資料相關。其文曰：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

所謂“治國之本”在於“修身”，能“修之身”者，“其德乃真”。此“德之真”，並非儒家所強調的“人倫”之德，而是《老子》所稱的“微明”。“微明”也就是指在隱微處所把握之始源運作的操持，所以稱之為“治國之本”。

《文子》此段資料，同時也以不同形式見於其他典籍。《呂氏春秋·執一》所記為“楚王問詹子”，《淮南子·道應訓》與《列子·說符》所載均為“楚莊王問詹何”。詹何為道家後期人物¹，文子屬於道家傳承，二人之事可能因此被後人混淆，以致所記有所不同。

¹ 詹何與魏牟同時，其事蹟先秦典籍多有記載，如：“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呂氏春秋·重言》）“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淮南子·繆稱訓》）；《列子·湯問》詳記“詹何驚魚於大淵”知是；《韓非子·解老》曰：“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

因此，《韓非子》所稱的文子與《文子》一書，雖然在思想上與今本《文子》部份資料有關，或許也可能是竹簡《文子》中與平王對談的文子。但就史實上來看，“平王”是否為齊王，文子是否曾經至齊，並不能從《韓非子》所言中得以確定。《韓非子·儲說》等篇的記載，常有不同說法，而以“一曰”併錄。其中時有涉及年代或人物差距極大者。如“田子方問唐易鞠，弋者何慎”的典故，另說則為“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¹。田子方為魏文侯時人，生活於戰國初期，而齊宣王則屬戰國中期，相距百年。又“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之事，另記為“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²周平王與晉文公的年代相距更為遙遠。雖然人與事的問題不能確定，但就《韓非子》所記載文子思想，似乎說明《文子》一書的資料，在戰國時代即已流傳於世。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索隱》引《劉向·別錄》曰：“今按墨子書有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今本墨子並無“文子”，劉向所言墨子資料，業已佚失。此項傳說，說明文子應是戰國初期思想界相當活躍的人物，但這仍不能確定文子其人的問題。

其後的史料，如《史記》，對文子其人或其學派的歸屬並無著墨。但至東漢時，除班固言文子為老子弟子外，王充也在其《論衡·自然》中極為推崇文子，說：“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承襲劉向父子遺留的資料，其父班彪又曾為王充之師，班固認為文子為老子弟子之說，可能是採取兩漢時代流傳的說法。此種說法當為彼時世人所傳知，認為文子為道家重要人物，推衍並發展了老學思想的傳承。今本《文子·道德》第二十章，曰：“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與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一般均以此作為班固認定文子師學老子的根據。但最近所公佈出土的竹簡《文子》，對應此處編號 0880 與 0837 兩竹簡的殘文作“王曰：人主唯（雖）賢，而曹（遭）淫暴之世，以一之權，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其中並未提到文子與老子的關係。顯見，今本《文子》與竹簡《文子》是有相當差異的。

¹ 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² 見前書〈外儲說左下〉篇。

與文子對談的“文王”是誰？班固認為是周平王，因而說《文子》“似依託者”。歷來有多人對此問題提出不同的看法。

有認為是“楚平王”者：如宋人杜道堅說：“楚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之。”¹清孫星衍曰：“書稱平王並無周字，又班固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又曰：“文子師老子，亦或游於楚，無足怪者。”²這些說法可能只是些猜測。

有認為是“齊平公”者：如李定生先生說：“《韓非子》稱齊王和文子問答如何治國，並說‘其說在《文子》’”因而就年代來說“很可能是齊平公答問。”李先生認為齊平公雖未稱王，但為後人對君之泛稱，並補充曰：“說‘齊王’是‘齊平公’還有一佐證，《莊子·胠篋》同樣記載‘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併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後引《老子》：‘故曰，魚不可脫魚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莊子》發揮‘絕聖棄知’的道理，文子以賞罰之道，國之利器，君固握之，說齊平王則更切實際。”³郭店竹簡《老子》並無“絕聖棄知”的觀念，而且《莊子·胠篋》的思想也多不合於竹簡《文子》的思想。李先生的看法似乎不具很強的說服力。

但所謂“似依託者”之事，也可能意謂其他的意義。《淮南子·主術訓》曰：“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解箕子之囚”等句下，高誘注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而在《呂氏春秋·慎大覽·慎大》：“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間”等句下，高誘也注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其閭里。”商容既為殷時人，不得稱為老子師。是否漢人將“商容”與“老子”均視為傳說人物，故不拘泥於史實？若是如此，則“文子”亦為傳說人物，故得與“周平王”答問。這樣，“似依託者”四字，就只是針對《文子》撰寫的時代，當為後人依託，而並非指“文子”與“周平王”二者的交談為依託了。

¹ 《通玄真經續義·序》。

² 《問字堂·文子序》。

³ 李定生：〈文子其人考〉，收於《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輯頁 440-441。

文子爲何人？在《史記·貨殖列傳》“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句下，宋裴駰《集解》說：“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鉞，……’”駰案：《范子》曰：計然者，奎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¹此爲現存資料中，最早談及文子具體生平者。

另據南宋時晁公武《郡齋讀書記》所記，北魏李暹曾注《文子》，並著有傳曰：“姓辛，奎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李暹所記，或即本諸《范子》，但將文子、計然與今本《文子》三者加以聯繫，以他爲首次。此種說法，或有所本，也許直至魏晉時代，人們仍認爲文子姓辛，爲晉公子，號曰計然，爲范蠡之師。它顯現兩點值得思考的線索：文子爲晉人，姓辛氏，曾影響了楚越地域思想的發展。

魏啓鵬先生在其《文子學術探微》一文中，曾對辛氏家族的發展，提出重要的解說。他說：

辛氏乃周史辛甲之後，《國語·晉語四》載周文王“訪于辛、尹”，韋昭注：“辛，辛甲；尹，尹佚；皆周之太史。”辛氏世爲周史，目睹親歷周王朝的興亡，世代相傳歷史的滄桑。《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辛有之二子（即次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見《甘傳·昭公十五年》所載。）章太炎《左傳讀》卷七指出：“董氏世爲晉史官，《晉語·九》，董安于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于前世，立義于諸侯’是也，不止一董狐。”而文子乃晉之公孫，姓辛氏，當亦出于辛有之後，辛史之苗裔，耳熟先祖傳述的周室典故，能傳述周平王史事，並非出人意料之舉。只不過文子一派後學，輾轉傳授，將與周平王問答的辛有在傳聞中演變了先師辛文子，直至形成《文子》古本。²

¹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二十九，頁八。

² 魏啓鵬：〈文子學術探微〉，《哲學與文化》月刊，1996年第9期。

依據魏先生意見，我們或可設想：辛氏先祖辛甲爲周文王太史，後世代爲周史官，平王時，辛有次子辛董徙晉而爲晉董史。董氏亦世爲晉史官，文子若爲晉公孫，則當出自辛有之後。直至東漢，世人尙可言文子爲老子弟子，則文子爲辛氏，亦應爲士人所熟知。即便文子並非辛氏，但有此種傳說，他應與周王畿的史官或貴族的傳承有所關連。如能證明《文子》中具有晉學思想的資料，則此說自必有其來歷。

今本《文子》經後人編輯，其書駁雜，他書竄入者極多，無法引證。但在竹簡《文子》對應今本《文子·道德》篇八章的內容中，卻發現與南方道家不同之晉（或王畿）史官之學的特徵。尤其，竹簡《文子》提到的“四經”觀念，以“德、仁、義、禮”作爲人文建構的基礎，更表現周史官或晉地區文化傳統的特徵，文子屬晉人或當屬實情。

今本《文子》也包含一些南方道家的資料，甚至有些部份並不見於《淮南子》或其他先秦典籍。就資料的編撰而言，《文子》似乎出現與楚學相近的思想論點。但文子是否與楚文化相關？文子與范蠡的關係，是否由此能得到確切的解說。由文子爲老子弟子，衍生出文子爲范蠡之師，其中是否有其他的線索？范蠡的思想，在《國語·越語下》中，仍保存部份的資料。馬王堆出土之《老子》乙本卷前古逸書，即被稱爲《黃帝書》或《黃帝四經》¹者，已被考定屬於先秦黃老之學的逸書，其思想結構的主體觀念來自《老子》。值得注意的是，《黃帝四經》中，有數則重要觀念與范蠡思想相當一致，而此書又與今本《文子》若干思想似有共同來源。唐蘭在其“《老子》乙本卷前古逸書引文表”中指出《黃帝四經》與《國語·越語》相近者有十六節，而見於《文子》者亦有二十餘處。這就說明，文子之被稱爲范蠡之師，若非確有其事，此種聯想，當亦有其思想發展傳承上的關連。

由於近年出土古文獻資料頗多，其中顯示戰國時代各地域思想的交互影響，相當密切與快速。郭店楚簡中，除三種《老子》文本，與編輯著所定名的“天一生水”篇爲道家著作外，其他均爲儒家作品。以魯國爲中心的儒家資料，

¹ 本書後引文採取“黃帝四經”的名稱。

遠傳到楚學重鎮的郢都¹，並下葬於楚墓中，這很難不使我們改變過去對於各家思想單獨發展的看法。《文子》一書的流通，有可能在戰國之初，即已達及江淮地區。甚至文子其人，曾遠徙楚越各國，也非絕對不可能之事。

因此，對於文子其人，今日雖已無法斷言其詳，但就中國古典哲學探源而言，確定他所關連的思想傳承與衍生推展的方向，應是重要而必需的課題。就後人所記，對此事可推測為：

文子為老子弟子或後學，在老子哲學的發展中，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以他源自周室王畿的史官文化傳統，不但對《老子》人文導源的思想，重新加以創造性地開展，更成為道家哲學北方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文子或文子學派對南方楚越思想，或黃老哲學早期的發展，或許也發生過影響。今本《文子》所保留的這方面資料，顯現出文子思想與黃老哲學間確實具有密切的關係。

二、《文子》一書的構成

由於竹簡《文子》的出土與釋文的公佈，《文子》已可證實確為古典思想史料。但此種《文子》的文本如何認定，卻成為今日極其複雜的問題。今本《文子》有十二卷，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記，《文子》為九卷。竹簡《文子》有殘簡曰：“文子上經聖□明王”，經李學勤先生釋讀為“《文子·上經》：《聖□》《明王》”²。按李先生之說，則竹簡《文子》的篇目就與今本完全不同。就此三種資料顯示的線索，何者可稱為古本《文子》？今本《文子》共約39228字，其中見於《淮南子》者有30671字，今本《文子》是否大多抄襲後者而成？其不見於《淮南子》的8545字是否均屬原本《文子》？若如此，它與竹簡《文子》關係如何？九卷本《文子》與十二卷本是否相同，若非，其關係如何？今所見最早的《文子》為敦煌唐寫本殘卷，雖僅存《道德篇》一百五十六行，但已與傳世景宋唐徐靈府注十二卷本同。就今所僅有的資料，要如何來探

¹ 今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紀南城遺址。

² 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